

1994年元月18日,苍茫辽阔的可可西里,夜色如墨,冽风似剑。年轻的杰桑·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惨遭歹徒枪杀,年仅四十岁。

序曲

中国西部,一片隆起的雄性陆地
千百年来被视为人类的生命禁区
沙原上,飒风吹响亘古的号角
蓝色湖是一支无声而寂静的谣曲
这片辽远、磅礴的土地哟
浸透着无法阻挡的诱惑与神秘

当第一缕野性的光沐浴旷野
沙狐的子孙披一身耀眼的光亮
在茫茫天地间尽情的舞蹈和鸣唱
当银质的满月挂在苍穹
藏羚羊的犄角挑一轮圣光
眸子里溢出星星般灿烂的渴望

野牦牛雄风般蓦然掠过
那是北方的冰河在春雷中解冻
盘羊们悠闲地品味青草的芬芳
犹如大片的云朵飘浮于无际的碧空
黄金,这种让人世间充满悲喜的金属
又牵动着多少贪婪者疯狂的神经

哦,遥远的可可西里哟
豹子峡的罡风是你父性的雄浑
太阳湖的碧波是你母性的慈润
哦,神秘的可可西里哟
你扬起的沙尘让卑贱的灵魂更加无耻
你飘舞的雪花使高尚的品格更加永恒

早春:英雄挽歌

春天的故事并非童话般悦耳动听
而英雄的挽歌总是那样撼天动地
此刻,雪山之鹰在风暴中折断了翅羽
长眠于牧歌如潮的巨泽大野
可他翱翔的英姿却与蓝天共存
巍巍雪山就是他人生的无字丰碑

早春的风肆虐地掠过高原
延伸到天际的路是那样的遥远
车轮在呼啸的北风中压过山脊
为壮行的英雄谱写一支西征序曲
可可西里的山山水水在心头浮起
那里将有鹰的子孙把英雄史诗书写

魔鬼般嚎叫的枪声刺穿沉沉沙野
美丽的藏羚羊悲泣着汨汨流血
当盗猎者疯狂地仰天长笑之际
沙狐们明亮的眸子顿时失去了风采
绿茵覆盖的土地被挖掘得千疮百孔
而采金者的窃窃私语却使大地微微颤抖
枪声响起,他的心在滴滴流泪

可可西里之魂

——献给杰桑·索南达杰的挽歌

杨廷成

脉管里涌动着藏家男儿难言的悲愤
人世间谁不痴恋自己的家园
可可西里本是精灵们温馨的村落呀
夜色苍凉,繁星怒睁惊恐的眼睛
中国西部,一曲英雄之歌即将诞生

曾穿透精灵们身躯的罪恶之弹
使一尊不屈的雕像猛然间迅疾坍塌
英雄的血与精灵们的泪交融流淌
黑夜中难眠的怒目使罪恶的身影狼狽逃去
历史铭记:1994年元月18日之夜
如泣如诉的飞雪覆盖了可可西里

他壮烈地倒在大地上
仿佛是婴儿静睡在母亲的怀抱中
藏羚羊如剑的犄角直刺夜空
环簇着英雄为他流泪护灵
哀思的寒风拍打着太阳湖水呀
一支雄壮的挽歌在西部旷野上悲鸣

写在雪原上的颂辞

那是二十年前的金色之秋
河湟谷地麦香味醉染古城
西宁东郊,有青春年少的书生
走出了赐予他母乳般厚爱的校门
是雄鹰,总是眷恋着草原
苦苦劝留未能打动他归去的心

雪域,铃声中匆匆的脚步
敲响着他对草地子孙的深情
白雪般飘落的粉笔沫里
是他青春闪耀火花的证明
记得眼睛如黑宝石的学生扎西吗
山路弯弯,是你步行四十公里背他治病

雪落草原静无声
你惦记着雪野里孤舟般的帐篷
雪路皑皑,一串串脚印向远方延伸
冰河滔滔,一阵阵呼唤回荡在山岭
而当发现雪海里隐约闪现的帐篷时
你哭了,藏家男儿的泪花打湿了衣襟

炊烟飘起的地方
就有你行色匆匆的身影
那匹陪伴你走遍教学点的老马

铜铃叮当,扬起一路烟尘
听说卓玛家的小央金又辍学了
昼夜兼程的你油灯下表述着滚烫的心

可可西里的噩耗如晴天雷声
把故乡索加草原刹那间震惊
父老们列队仰望西去的长云
双手合十祈祷他们的儿子早日安眠
就在这方贫瘠而丰饶的草地上
索南达杰的故事在每一顶帐篷里流传

沱沱河的涛声在轻轻地叙述
冽风中你七天七夜勘察运输线的壮举
云朵般飘过的羊群在默哀中怀念
那位使它们旺盛繁衍的乡党委书记
云山深处的公路似一条哈达
那是儿子献给故乡母亲的一份厚礼

你点燃了巴吾老人心中熄灭的灯
泪雨滂沱,他念着英雄的名字闭上眼睛
你温暖了阿卓老人八旬的梦幻
那是一个共产党人厚重的深情
而你纯朴的妻子,天真的儿子
在除夕的鞭炮声中盼望你早归家门

可可西里之魂

大自然的神工鬼斧
造就了可可西里这片野生动物的乐土
太阳湖处于般纯净的记忆中
阳光下的土地拒绝一切罪恶
可如今那些惨遭戕戮涂炭的生灵
惊恐的眼神望着文明人类的枪洞

不愿有藏羚羊枪口下绝望的哀鸣
不愿有野牦牛屠刀下悲痛的呻吟
不愿有黑骏马车轮下伤感的嘶声
不愿有金牧场狂掘下缄默的悲愤
他十二次进出这片生命的禁区
那是怎样的历经千难万险的征程

面对持枪偷猎的强盗
你以柔弱的身躯挺起大山的巍峨
零下四十度的寒流如利刃般袭来
父老的期盼是血液中滚烫的大河
在冰雪沼泽覆盖的无人区里

描绘蓝图你忘却了孤独与饥渴

妻子望着地图上遥远的红点
似乎看见你挑灯夜战熬红的眼睛
儿子捧起你带给他的可可西里石子
仿佛掂量出父辈语重心长的话语
西部工委,简陋的办公桌上启封的香烟
在等待疲乏的工委书记细细品味

每一次西部之行都是一曲壮歌
每一曲壮歌都是英雄的血泪谱成
雪山垂泪,遗憾他未竟的事业
沙原默哀,凭吊狂风中失踪的身影
可可西里的每片土地上
都有索南达杰不肯离去的忠魂

并非休止的音符

一颗流星的壮烈陨落
把光焰四射的生命之火留在苍穹
1994年2月3日,治多县城
花园是涨潮的海水在街头簇拥
胸前的白花是一丛丛银色的火焰
草原儿女在默默地送别英雄

你凝视远方的黑色瞳仁
是在眺望美丽而神秘的可可西里吗
你似乎微微启开的双唇
又想告诫活着的人们什么
草原之鹰怎能安息长眠
因为耳畔又响起令人揪心的枪声

雪山深处的小学里歌声朗朗
索加草原的公路上车轮滚滚
原野上牛羊涌动着牧歌旋律是那样醉人
你流血的土地上又响起了巡山人的足音
英雄倒下,不是一枚休止的音符
而是可可西里壮歌震人心旌的轰鸣

哦,歌声自雪野里哗然而来
吟颂着你四十个春秋的风雨历程
在遥远的蓝天与草地之间
一群群年轻的鹰迎风沐雨搏击长空
让我们用行动书写不朽的悼文
染亮可可西里
没有邪恶的每一个黎明

澄明的天空

施建华散文随笔集《临水踏歌》序

叶多多

认识建华有些年头了,见面不多,但彼此一直惦记。建华是个性情中人,待人真诚而细致,强大的心智装裹在娟好的面容和柔软的身体里面,说话柔声柔语。一直记得那些痴迷唐卡的日子,建华带我顶着严寒去乡下的画师家中采访,拍照,学习,不停地从这个村庄走向那个村庄,从隆务寺去到郭麻日寺,从这个画师家中去到另一个画师家中。只要我有想法,她总会千方百计地让我如愿以偿,由此我认识了不少热爱的画师,也有了学习热贡艺术的机缘,至今感激建华的诚挚和情义。

四月伊始,我打开电脑阅读建华的书稿《临水踏歌》。这是一个植物开始繁茂的季节,一个适合阅读的季节。

再次与建华于文字中相遇是美好的,书稿中童年的记忆,寂寞中的歌唱,藏地的阳光,江南的雨巷,澄明的心情,淡淡的忧伤,我在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和叙述中微微出了神,我喜欢节制,内敛,灵动的叙述。毋庸置疑,写作让建华实现了对时间和命运的追问,也为她的灵魂找到了一个出口。

建华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热贡艺术之乡的隆务老街上度过的,这里是建华日常生活开始的地方,也是她拥抱文学的地方。建华写到“父母、和孩子,一代又一代的人,生活于小城,在这里经历生命每一个悲喜的过程,然后又

相继地准备离开,在小城成长的岁月,也让我们的记忆日渐疏离。我常常在想,若干年后,当我们归于尘土,那么我们在这里经历过的一切岁月也终将归于零,所幸还能有这些温暖自己的文字遗留下来。”于是,建华的文字里不可避免地浮动着她最为钟情的山川河流,艺术风物,以及爱她和她爱的人们。15岁的夏天,建华回到故乡浙江读了两年半的书,与慈祥的祖母相依相伴,乡愁便从此埋伏在建华的心底。

喜欢建华的文字,高原的粗犷和江南的灵秀融为一体,构成了截然的气质。在我眼里,它们安静而干净,有一种电影感以及淡淡的遥远和苍茫。柔软的时光,坚硬的日子,顺着清晰的轨迹延伸开来,丝丝入扣,不绝如缕。能够写出这样文字的人,我相信她的眼睛是澄明的,她的心灵也是澄明的。

建华文字的简约和朴素也是我喜欢和信任的,像是在明媚阳光下生长了好多年,给人足够的温暖和踏实。文学的本质其实就是灵魂的本质,没有铺张和矫情,懂得节制,懂得珍重,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从自己生活的地方出发,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因此才会有新的发现和可能。

在《隆务寺,安放心灵之地》里建华写到:“我把那些主人走后被风吹灭的蜡炬重新点起来,看着它们在风里燃

尽”。在《郭麻日,古堡里的村庄》里,建华写了:“二楼的地上满是浮土,轻轻一踩,便会出现一个个凌乱的脚印,而且那浮土竟然是软绵绵的,仿佛春天刚刚苏醒的大地,让我小心翼翼地几乎不敢踩上去。”时间给日子染上了尘埃,也染上了格外的光泽,看似不经意的文字,却饱含着心意。

远远不止这些。建华还写了沉睡在大山里的村庄和村庄里顽皮可爱的孩子,写了丁香绽放的声音,写了母爱亲情,爱情友情,写了一抹红唇,写了风中迷乱的发丝,写了永不寂灭的桑烟,写了亘古的经墙,女王,骏马,草原,江南,心情,包容,接纳,疼痛,黯淡,沉重,寂寞……犹如空气与呼吸,它们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与建华相互依存,共同造就了建华的词语。阅读这些词语,犹如进行一场安静的深呼吸,忽然就生出了一种抛开世间万事万物的心情,像她一样优雅地坐下来,为自己煮上一杯醇厚的咖啡,享受哪怕是片刻的美好与安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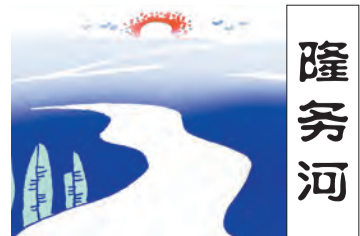
当然,建华写得最多的还是阳光。千户府的阳光,清纯之地的阳光,草原的阳光,窗台上的阳光,十一月天空的阳光。她为阳光而诱惑,为阳光而开阔,从此我相信,阳光是建华心底最温暖最澄明的纪念,是文字里最恒久的表达,无关绚烂与忧伤。我的感动由此产生,

一个心底驻着阳光的人,是可信而可靠的。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荒凉与热烈的距离,面对着纷繁的世界,从文字中把内心修炼得开阔而美好,建华遵从着自己的感觉和阅历,守着对文学的热爱和真诚,在文字中彻底敞开了自己,她也因此而少了世俗的干扰,写得恣意而平静。写作的旅程孤独而漫长,能够坚持,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当然,也有忧伤和战栗的时刻,只是日复一日地打磨与消解,建华早已素心淡然,于是写作者和读者,便体味到了彼此的善良和诚意。

(叶多多,昆明文学院专业作家。出版《我的心在高原》《边地书》《澜沧拉祜女子日常生活》《风情四方》等多部文集。作品曾获“骏马奖”、《北京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隆务河